

本書描述亨利八世跟安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複雜關係
直到戲劇性的終局



都鐸王朝

霸王迎后

轟動熱門影集原著小說

THE TUDORS
King Takes Queen

伊莉莎白·麥西◎著 麥可·赫斯特◎系列影集製作、撰寫 丁世佳◎譯

時報

都鐸王朝

霸王迎后

轟動熱門影集原著小說



伊莉莎白·麥西◎著 麥可·赫斯特◎系列影集製作、撰寫 丁世佳◎譯

都鐸王朝：霸王迎后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譯者——伊莉莎白·麥西、麥可·赫斯特
主編——丁世佳
副編——嘉世強
美術設計——黃嬿羽
執行企畫——朱陳毅
校對——黃千芳
總編輯——陳錦生
總發行人——孫思照
總經理——莫昭平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——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四〇號三樓
發行專線——(02)2330-616842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0800-131-1705
(02)2330-4171-03
讀者服務傳真——(02)2330-416858
郵撥——19344724時報文化出版公司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九信箱
法律顧問——律師事務所
法律顧問——理律法律事務所
印 刷——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初 版——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
定 價——新台幣三〇〇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都鐸王朝：霸王迎后 / 伊莉莎白·麥西 (Elizabeth Massie) 執筆；
丁世佳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10.11
面： 公分。-- (藍小說；138)
譯自：The Tudors : king takes queen

ISBN 978-957-13-5292-3 (平裝)

874.57

99019257

THE TUDORS: KING TAKES QUEEN
by Michael Hirst and Elizabeth Massie
Copyright © 2008 by Showtime Networks Inc. and Peace Arch Television LTD

"The Tudors" © 2008 TM Productions Limited/PA Tudors Inc.
An Ireland/Canada Produc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© 2008 Showtime Networks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 Showtime and related mark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
Showtime Networks Inc., a CBS Company.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© 2010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, Simon Spotlight Entertainment,
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 through Bardot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
in any form whatsoever.

ISBN 978-957-13-5292-3
Printed in Taiwan

都鐸王朝

霸王迎后

轟動熱門影集原著小說



伊莉莎白·麥西◎著 麥可·赫斯特◎系列影集製作、撰寫 丁世佳◎譯

獻給我母親派翠西亞·伊蓮·布萊克·史匹爾曼，謹致愛意。

本書為虛構之作。書中所有歷史事件、真實人物或真實地點都在虛構的前提下引用。其他名字、角色、地點及事件均純屬作者想像的產物，

若與任何真實事件、地點、現存或已故人物有所雷同，純屬巧合。

獻辭

感謝才華橫溢的邁可·赫斯特將亨利八世、安·葆林、湯瑪士·摩爾、亞拉岡的凱薩琳，以及其他許多遙遠時空的人物，變得不只是教科書中難以想像的歷史。這些人曾經活過；在邁可的研究、想像力與精心架構的劇本中，他們再度活生生地出現在觀眾面前了。

我同時也要感謝克里斯多福·戈爾登和柯特尼·史金納的支持，以及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團的卡拉·貝迪克的幫助。

主要人物簡介

亨利八世，首次婚姻未獲認可無效，仍另娶安·葆林。以剷除天主教會腐敗名義，另設英國國教。風流善變，希冀子嗣，安未有男丁，愛上珍·西摩。安·葆林，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，與亨利的婚姻深遠影響了英國的政治、宗教。

凱薩琳王后，亨利八世首任王后。亨利另娶安·葆林，遭黜免、改稱號。珍·西摩，朝臣約翰·西摩之女，為亨利喜愛，命她擔任安之侍女，以便就近接觸。

查爾斯·布蘭登，亨利密友，浪漫率性，娶了年方十七的凱莎琳。薩福克公爵，宮廷長官，不贊成亨利另娶安·葆林。

托馬斯·葆林爵士，羅熙福德子爵，安、瑪莉和喬治之父，新受封為威爾夏伯爵，為家族利益力拱女兒安成為王后。

湯瑪士·摩爾，曾任英國樞機大臣，辭職歸隱。不贊成亨利原婚姻無效。拒絕背棄天主教會，後殉教。

湯瑪士·克倫威爾，亨利八世的書記、左右手、樞機大臣。剷除異己，協助亨利宗教改革，反對天主教會腐敗，查封修院財產。極具野心。

托馬斯·克蘭麥，原為沒沒無聞的神父，接任沃罕成為坎特伯里大主教，主持亨利和安的婚禮，宣告亨利原婚姻無效。

費雪主教，羅徹斯特主教，年老力衰，不願背棄羅馬教廷，殉教而死。

教皇保祿三世，譴責並宣告亨利和安的婚姻無效。開除亨利教籍。

第一章

一隻孤隼在泰晤士河上方高高盤旋，然後飛降盯著混濁河面上停泊的船隻間隨波起伏的水鳥。白天鵝昂起長頸，在其他水鳥中特別顯眼。鴨跟鵝紛紛振翅，但並未飛起。或許牠們不想飛，要不就是牠們不知道自己能飛。不管怎樣，今日牠們也似乎都安於在汙濁的河水中尋覓小魚跟昆蟲果腹。只有孤隼得以飽覽牠們的全貌，知其所能與不能。牠高傲地別過頭再度高飛。

這隻高貴的鳥兒飛向河畔壯麗的懷特霍爾宮，從宮內小教堂成排的拱窗外掠過。教堂內精雕細琢的大理石聖壇上放置著金聖杯與十字架，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跟他的情婦安·葆林跪在聖壇前的墊子上，接受王室神父主持的彌撒。孤隼再度高飛，越過王宮民宅、馬廄酒館，來到比國王的宮殿貧困荒涼得多的地方。

一座樸素的教堂矗立在泥濘的山丘上，周圍環繞著一道石牆和一處墓園，裡面滿是傾斜龜裂的墓碑。孤隼停在教堂的窗檻上。教堂裡衣著破爛的信眾正在望彌撒。神父跟輔祭童在木製的聖壇屏風後進行神聖的儀式。牆上壁龕裡的雕像跟聖人像被燭光照亮。

教眾跪在地板上，因為這裡沒有座椅。他們一一膝行向前，從吟唱的神父手中領聖體。

「*Suscipe, sancte Pater, omnipotens aeternus Deus……*」

孤隼望著教堂的門砰地敞開，一群笑鬧著互相推攘的年輕人湧進教堂。

「*Deo meo vivo et vero……*」神父們繼續以單一的聲音吟誦，不理會那些年輕人。

教眾對入侵者皺眉，但仍舊把注意力轉回彌撒上。

「*In spiritu humiliatis, et in animo contrito……*」

這群人中首領模樣的人雙手插腰，得意洋洋地叫道，「畜他媽的教皇！」

教堂中響起驚呼聲，但震驚跟不悅似乎鼓勵了這些人。他們到處亂闖，推開跪著的信眾，吹熄蠟燭，把雕像從壁龕中推下來。

面如死灰的神父指著暴徒說：「看在上帝慈愛的份上，我求你們停手。這是神聖的儀式。」

暴徒們笑得更大聲了，他們的首領走進聖壇屏風中間的門，輔祭童紛紛逃竄。

「滾你媽的，你這肥神棍！」首領叫道。他的手下大聲歡呼。其中一人拿起一個小雕像用長針戳。

「你看！看見了嗎？它們不會流血！這只是他媽的木頭！」

首領抄過神父手中裝著聖體的聖皿。「這是啥？」他把器皿往下一倒，未發酵的麵包片紛紛掉出來。

婦孺摟成一團，盡可能離入侵者遠遠的。男人拉過妻子，怒瞪著這些人。

「拜託，」神父說。「請走吧！不要管我們。」

好幾個憤怒的信眾站起來，一齊走向暴民。他們眼見己方寡不敵眾，便朝門口撤退。他們的首領大吼一聲翻過屏風，跟他的朋友們會合。

「你們該好好反省！」神父說。「這是褻瀆！」

「不對，」首領說，「這是未來！」

暴民們留下最後的咆哮，離開了教堂。

孤隼眨了眨眼睛，振翅飛離下方的喧囂。

「克倫威爾先生，告訴我，」國王說。「漢普頓宮整修得如何了？」

亨利在一座大穿衣鏡前打量自己，他的貼身書記湯瑪士·克倫威爾隨侍在側。兩個身穿黑衣，胸前繡著紅色都鐸玫瑰的侍從將瓶裝的薰衣草水灑在國王身上。國王寢室裡的窗幔拉開，明亮的陽光照入室內。陽光在地板上、鏡面上跟國王的黑髮上舞動，給他戴上光的金冠。

「陛下，」克倫威爾說。「新大廳的工程已經開始了。」

「聖詹姆斯的新宮殿呢？」

「那裡已經是陛下可以自豪的華美居所，六十英畝的沼澤已經抽乾，變成公園放養鹿群，供陛下取樂。」

亨利舉手制止侍從灑香水。他沉默地瞪著鏡子，打量自己。他是個英俊的男人；這沒人能夠否認。一個掌握大權的英俊男人。一個全英國的男人私心都與之相比，全英國的女人無論貴賤尊卑，都想像自己與之同床共枕的男人。

「漢沃思的王家莊園重新整修之後，」亨利說，「就送給安·葆林小姐。」

克倫威爾點點頭。亨利遣散侍從，從鏡前轉過身。他微微撇著頭。「你結婚了嗎，克倫威爾先

生？」

「是的，臣有妻小。」

「哪天一定要帶來讓朕見見。」

克倫威爾點點頭。

亨利走向克倫威爾，把手放在他肩上。他的表情很嚴肅，但接著和緩下來。「我決定要讓你加入樞密院，」 he 說，「當我們的法律顧問。」

克倫威爾屏住氣息，但他臉上不露一絲震驚之色。他從來不讓喜怒形於色。那是示弱。

亨利國王的樞機卿湯瑪士·摩爾爵士身穿黑袍在廊下前進，廷臣紛紛鞠躬讓路給他。他瞥向他們示意。

人群中一個面孔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那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駐英大使喬比斯。喬比斯身材高大，一頭鬈髮，鼻樑直挺。他穿著一件鑲著珍珠的棕色織錦上衣。喬比斯鞠躬時摩爾遲疑了一下，但他繼續往前走。喬比斯跟在他旁邊。

「喬比斯大使，」摩爾沒有望向他。「我以為你已經拋棄我們了。」

「我的確是，或者說我試圖這麼做。」喬比斯深吸一口氣，放低聲音。「但是我怎能昧著良心拋棄王后陛下？她是世界上最尊貴優雅的女士。也是最悲哀的。」

「我同意。」

大使的聲音更低了。「皇帝陛下也這麼覺得。他寫了一封信鼓勵並支持您為她所盡的力。」他拿出一張摺疊的紙。摩爾震驚地四下張望，把喬比斯拉進一處角落。

「我求你不要把這給我！」摩爾咬牙切齒地說。「雖然我已經盡力證明我對國王的忠誠，但我仍舊不能做任何會引人起疑的事情……想想我們目前置身的局面吧。」

喬比斯很快地把信塞回上衣裡。

「我不想剝奪讓我能大膽進言的自由，」摩爾繼續說，「私下，我會與國王談論貴君主跟敝國王

后的事。」

「我了解。您不用多說了。」喬比斯回答。

「請記得我已經對皇帝陛下表達過我會盡力。」

喬比斯點點頭。他記得。摩爾邁步朝國王居室走去，他的帽沿跟腋下全是汗。摩爾進入國王私室的時候，克倫威爾正要退出。兩人互相鞠躬。摩爾走近國王，後者站在房間中央，雙臂交抱在胸前。他深深行禮。他並不想進行這次談話，因為對他們倆來說都太痛苦了。

「湯瑪士爵士，」亨利平穩地說。

「陛下，」摩爾迎上國王的視線。

「朕得告訴你，」國王說，「朕收到下議院的請願書，抱怨民眾飽受神職人員的欺凌，染指他們的身心與財產。」他抿起嘴唇。「湯瑪士，人民要求從教會的統治下解放。下議院的成員要求朕統治教會，那樣朕就可以把所有的子民永遠團結起來，神職跟凡人都一樣。」

「陛下非常清楚臣一向都譴責濫用教會職權。身為您的樞機卿，臣致力於剷除這種惡行，淨化我們的神聖教會……」

「但是……？」

「您知道我的立場，」摩爾說，「您一向都清楚。我完全了解凡人的脆弱。因此我無法縱容新興的私人信仰。」他越說越順，無法自制。「對我而言，教會就是，而且永遠都是上帝在現世的表徵，由自古相傳的規章與傳統規範。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體，不只是幾個『暗地裡的兄弟聚會』。」

國王顯然聽出了摩爾語調中的熱忱。亨利握緊雙拳走開。他轉過頭，臉色一沉。「所以你會公開反對我？」

摩爾搖頭。「我對陛下的愛與忠誠讓我絕對不會公開對您有任何微詞，上帝助我。」國王並未反駁他虔誠的最後一句話，但他的表情讓摩爾知道陛下並不完全信服。

克倫威爾宅邸的餐廳裡滿是笑聲與歡快的談話。雖然這裡比不上王家的用餐室，卻仍舊夠氣派。

橡木鑲板的牆、大理石壁爐，以及巨大的鑄鐵吊燈，上面有數不清的白蠟燭。

克倫威爾跟他的賓客托馬斯·葆林的兒子喬治·葆林，以及詩人湯姆士·懷俄特——兩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——面對滿桌的烤鴨、蔬菜跟新鮮麵包，用白鐵杯暢飲美酒。僕役從後門進出，用銀盤端上更多的食物——肉餅、烤舌、煮魚。

餐室的門打開了，另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。他穿著簡樸的灰黑衣裳。

「克蘭麥先生，」克倫威爾說，站起來請來者入座，同時一擰手指叫僕人們退下。

「抱歉我來遲了，克倫威爾先生，」克蘭麥說著取下帽子，深深鞠躬。「真是不可原諒。」

「胡說，」克倫威爾跟來客握手。克蘭麥對其他兩人頷首致意。「我們還沒開始吃呢。真高興看見你。」

「克蘭麥先生，」懷俄特說，酒杯舉在唇邊。「我相信你是神職人員？」

「是的。你不是詩人嗎，懷俄特先生？」

懷俄特露齒一笑。「那是我最微不足道的罪惡，克蘭麥先生。晚餐後你一定要聽我告解。」

「要是我就不會答應，」克倫威爾玩笑道，「那絕對會把你的頭髮都嚇白！」

大家都笑起來，克蘭麥在懷俄特旁邊坐下。克倫威爾舉起酒壺，克蘭麥愉快地點點頭。克倫威爾替客人倒了一杯。

克蘭麥品嘗美酒，克倫威爾傾身向前，用拇指摩挲下巴。「你來之前，」他說，「我們正在討論主教會議的進展，你也知道會議現在正在威斯敏斯特舉行，決定國王是否能成爲教會之首。」

懷俄特跟喬治靠向椅背。懷俄特將雙臂交抱在胸前。

「由於諾福克公爵不在，」克倫威爾繼續說，「陛下已經指派喬治·葆林跟主教大人們溝通。」喬治點點頭。「我發現大部分主教都十分願意與人方便，當然啦，總有幾個頑固的例外。」克蘭麥放下酒杯。「我猜是費雪主教？」

「自然。」

「我能問問還有誰嗎？」

「沃罕大主教本人。這麼多年來他都非常好說話，突然間變得不肯妥協了。」

「那是因爲沃罕年紀大了，」懷俄特解釋，「很快就得去面對造物主解釋自己作爲的緣故。」

克倫威爾輕敲桌面。「那或許他解釋自己參與了將教會從迷信、假信仰跟貪婪中解放出來會比較容易吧。」

懷俄特舉杯。「說得好。」

大家都微笑起來。克倫威爾遞出酒瓶讓大家重新斟滿。

「對了，」喬治問克倫威爾。「我們的朋友諾福克公爵還好嗎？」

「國王把他派到約克郡去了。他非常不喜歡那裡，」克倫威爾啜了一口酒。這是他家多年以來最好的佳釀，讓他身心皆暖。「他請我去住他那兒，寫了一封頗爲戲謔的信，說要是我不『垂涎他的老婆』，那他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替我找來『雙峰堅挺的年輕女子』。」

大家又笑起來，克倫威爾呼喚僕人。其他的食糧陸續上桌，他們改聊別的話題。

堂皇的威斯敏斯特大堂裡響起號角與鼓聲，在場所有人都轉身扭頭去看君主登場。

「陛下駕到！」宮務大臣叫道。他的手杖重重敲在地上，還沒起身的人紛紛起立，深深鞠躬。

亨利國王身穿繡著金線、鑲著貂皮的藍色上衣，他戴著王冠，高高昂著頭，亨利的好友薩福克公爵查爾斯·布蘭登在他右邊。國王的左邊是新獲封的威爾夏伯爵托馬斯·葆林。國王身後數步之處，喬治·葆林跟其他貴族走在一起，行列最後則是穿著正式鮮紅大袍的湯瑪士·摩爾。他面無表情，只有眼角微微抽搐。

國王大步登上平台，坐在王座上掃視眾人。年邁佝僂、滿臉老人斑的大主教沃罕站在最前面。他身旁是雙唇緊抿的費雪主教。

亨利在王座扶手上敲著手指，打量他的子民。「眾卿，」最後他說，「主教大人們，我們聚集在此，聽取你們對控訴的回應。你們全被控支持前樞機主教沃爾西跟羅馬大主教，反對你們自己的國家跟君主。」

費雪主教滿臉不屑地搖頭。雖然許多人在來到御前時都灑了香水，廳中還是聞得到緊張的汗酸味。

國王十指交疊。「你們之中有些人認為朕在此牟取私利，並非如此。身為你們的君主，朕有責任重整世間秩序，確保君王的自由法權與豁免權。這是朕神聖的使命，朕加冕時就在上帝面前立下了嚴肅的誓言。」

沒人說話。沒人點頭。

亨利的視線移到費雪旁邊年邁的大主教身上。「你的結論如何，沃罕大主教？」

「陛下，」沃罕以上氣不接下氣的聲音說，「在我回答之前，我想先讓羅徹斯特主教費雪大人發表意見。」

亨利瞇起眼睛，但是他點點頭。

「大人們，」費雪說著上前，轉身面對群眾。「我們被要求承認陛下是英國教會之首。很不幸地我們無法不拋棄與羅馬教廷的團結而達成國王的要求。如果我們要背棄基督教世界的團結，跳下聖伯多祿的大船，那我們將會在異端、邪說與分歧的汪洋中溺斃。」

湯瑪士·摩爾注意到群眾騷然，認為支持國王比較明智的人紛紛竊竊私語。隨著費雪繼續說下去私語越來越大。

「我要對你們說，接受王權高於我們的教會，就等於是撕裂基督的無縫天衣！」

許多神職人員點頭，他們的聲音跟反對費雪者交雜在一起。國王傾身向前，雙眸憤怒地圓睜。

「主教大人！」宮務大臣叫道，用手杖在地上敲擊。「我們要聽的是你的決定！」

主教沉默下來。摩爾呼出一口氣，把一切交給上帝。

所有視線都集中在沃罕身上。

「我向主教會議提議，」沃罕謹慎地說，「陛下可擁有新的頭銜，那就是英國教會及神職人員的至高領袖……」

國王瞪著年邁的大主教，等著他說下去。

「但我加上一條但書：『在基督教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』。」

國王沒有動作，但他的視線橫掃全場，望著每一個神職人員。摩爾感覺到國王探索的視線烙在他身上。

「有誰贊成？」沃罕問。

無人說話。亨利皺起眉頭。

沃罕清清喉嚨。「很好，」他說。「*qui tacet consentire videtur*。沉默就表示默許了。」

仍舊沒人說話。有人望著費雪，彷彿是尋求指引，但他只畫了十字低下頭。

主教們雖然心不甘情不願，但還是同意了。

亨利往後靠向王座。摩爾看得出國王雖然達成了自己的目的，但他並不高興。好吧，他幾乎完全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了。

然而他越是接近

就愈發灼傷——

近火則熱，此乃人盡皆知……

安·葆林把手放在喬叟的名作上，思索詩人對人性及慾望的洞悉。她想著要是自己是男人的話會是怎樣的光景，她也想寫下這種充滿哲思的文字。

但是，她想道，要是我是男人，我就不會找到我的摯愛亨利了！

她靠在窗座上，書放在膝頭，一隻手指撩起一縞頭髮。溫暖的陽光灑在她腿上。

每日無時無刻

他都對自己重複千次